

茗齋漁隱叢語

馮搢

14
1475
54



門 1 4
號 1475
卷 54

昭和十五年
十二月二日
購求

漁隱叢話卷第十九

本朝

蔡寬夫詩話云南京高辛廟制度甚雄世傳太祖龍潛
時嘗以木杯琰占已名位自小官以漸數之至極品皆
不應忽曰過是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契至今父老猶能
言之晏元獻為雷守日嘗以詩題廟中曰炎宋肇英主
初九方潛鱗嘗因著蔡占來決天地屯庚庚大橫兆聲
咳如有聞蓋紀此也
蔡寬夫詩話云故事進士朝集嘗擇榜中最年少者為

魚意叢話卷十九 後集 一 海山仙館叢書

探花郎熙寧中始罷之太平興國三年胡秘監旦榜馮
文懿拯爲探花是歲登第七十四人太宗以詩賜之曰
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始唐於禮部放榜
故座主門生之禮特盛主司因得竊市私恩本朝稍欲
革其弊卽更廷試前一歲呂文穆蒙正爲狀頭始賜以
詩蓋示以優寵之意至是復賜文懿然狀頭詩迄今時
有探花郎後無繼者惟文懿一人而已此科舉之盛事
也

復齋漫錄云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

二年如夢覺東風吹淚洒昭陵此詩題於寢宮不著姓
名宜表而出之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嘗曰賢主言笑嘖呻足以移風
俗慶歷中廣州有死番商沒官珍珠有司賤估其值十
分纔及一分羣官分買之爲本路監司按劾計贓以珍
珠赴京師具案旣上仁宗閱之且命取所估珠上與後
宮同閱愛其珠是時張貴妃在側有欲得之色上依所
估値出禁中錢買之以賜時因同列有求於上有司被
旨和市緣此珠價騰湧上頗知之一日於內殿賞牡丹

貴妃最後至以所賜珍珠爲首飾欲誇同輩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更沒些忌諱貴妃慙赧遽起易之上乃大悅令人各簪牡丹一朵自是禁中不尙珍珠價大減

藝苑雌黃云前輩論詩有奪胎換骨之說信有之也杜陵謁元元廟其一聯云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蓋紀吳道子廟中所畫者徽宗嘗制哲廟挽詩用此意作一聯云北極聯龍袞西風折雁行亦以雁行對龍袞然語意中的其親切過於本詩不謂之奪胎可乎不然徒用

前人之語殊不足貴且如沈佺期云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非不佳也然正用柳惲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之句耳蘇子美云峽東滄洲深貯月岩排紅樹巧裝秋非不佳也然正用杜陵峽東滄江起岩排石樹圓之句耳語雖工而無別意

詩話雋永云光堯初幸錢塘有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大禹勤大哉王言布於天下漢祖大風之歌唐宗勁草之句不足道也

王黃州

蔡寬夫詩話云國初州郡設官尙少小郡不過四五員復多武弁故非雄藩都會仕者率少官况王元之自掖垣謫滁州嘗以詩寄舊僚云要見滁州謫宦情信緣隨俗且營營不誇兩制詞臣貴多伴三班奉職行樓堞倚空乘月上樽罍有酒對山傾升沉得喪何須問况是浮生已半生聞者頗憐之然元之在滁陽四方文士持文就謁者甚衆有鄭褒者最知名畱數月而去元之爲買馬辦裝後有劾其虧貫直者太宗覽之曰是能却李繼

遷事例者元之嘗草繼遷制繼遷送潤筆數倍於常而以面簽書送元之却之不受故也

藝苑雌黃云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元之謫守黃岡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死後此一聯每爲人所稱道然皆直用賈誼相如之事耳李義山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說賈誼然反其意而用之矣林和靖詩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雖說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者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

海隱叢言卷一
者非識學素高超尋常拘攣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迹者何以臻此茗溪漁隱曰藝苑以元之直用賈誼相如事不若李義山林和靖反用之然元之是謝表須直用其事以明臣子之心非若作詩可以反意用此語殊非通論也

茗溪漁隱曰錫宴清明日絕句云宴罷歸來日欲斜平康坊裏那人家幾多紅袖迎門笑爭乞釵頭利市花清明絕句云無花無酒過清明興味蕭然似野僧昨日鄰家乞新火曉窓分與讀書燈二詩何況味不同如此亦

可見其老少情懷之異也

山谷云或傳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庭堅以爲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先體製而後論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

茗溪漁隱曰元之文集家藏有之今錄竹樓記於此云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

海隱詩話卷一
五
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予城西北隅雉堞圯
毀榛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三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
平挹江瀨幽閒適莫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
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幽暢宜詠詩詩韻清絕
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
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
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木而
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
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榦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

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
爲屋僅支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
歲自翰林出滁上至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
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
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
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許彥周詩話云元之詩可重大抵語迫切而意雍容如
云身後聲名文集草眼前花月簿書堆又云澤畔騷人
正憔悴道傍山鬼莫揄揶大類樂天也

張復之

蔡寬夫詩話云乖崖少喜任俠學擊劍尤樂聞神仙事
爲舉子時常從陳希夷欲分華山一半希夷以紙筆蜀
牋贈之公笑曰吾知先生之旨矣殆欲驅我入關處乎
然性極清介居無媵妾不事服玩朝衣之外燕處惟紗
帽皂絲一黃土布裘而已至今人傳其畫像皆作此飾
始及第時嘗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苦
戀明時不忍歸爲報巢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李
順之亂乖崖帥蜀有詩寄陳希夷云性愚不肯住山林

剛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
皆見其素志也

本朝名臣傳云錢若水額有異骨山庭月角姿儀英秀
少過華山見陳搏大加賞歎以爲目如點漆有仙風道
骨且語若水明日再來若水往則搏與一僧對僧倚地
爐蒲團坐睡微開目盼若水搖首而已若水別搏搏曰
昨僧栢閣道者宗裔也本以先輩異稟可作神仙欲畱
共學僧云無此形骨但能急流中勇退爾

復齋漫錄云傅霖乃乖崖之友也交甚密開寶中嘗會

於幹城終夕談話鄰有病疴者爲之不作公每有書與
傳傳必先夢之故傳有詩云劇談驅瘧鬼幽夢得鄉書
敘實事也

無盡居士云乖崖公題庭竹詩小桃遮不得深雪放教
青在睢陽書懷詩曰每思舊隱歸何計或問前程笑指
空句清詞古與郊島相先後

漁隱叢話卷十九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

寇忠愍

苕溪漁隱曰忠愍詩思悽惋蓋富於情者如江南春云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
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
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觀此語
意疑若優柔無斷者至其端委廟堂決瀘淵之策其氣
銳然奮仁者之勇全與此詩意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
如此

海陽詩話卷二十一
若溪漁隱曰澶淵之役王介甫以爲丞相萊公功第一
張文潛則謂可能功業盡萊公大抵人之議論各有所
見故爾不同今具載二詩識者當能辨之介甫澶州詩
云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間兩城峙南城草木不受
兵北城樓櫓如邊城城中老人爲予語契丹此地經抄
虜黃屋親乘矢石間胡馬欲踏河冰渡大發一矢胡無
酋河冰亦破沙水流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
一文潛聽客話澶淵事詩云憶昔胡來動河朔渡河飲
馬吹胡角澶淵城下冰載車邊風蕭蕭千里餘城上黃

旗坐真主夜遣六丁張猛弩雷驚電發一矢飛橫射胡
酋貫車柱犬羊無蹤大漠空歸來封禪告成功自是乾
坤扶聖主可能功業盡萊公

元城先生語錄云安世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啣
未嘗三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弟同
讀富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
物故國主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獲其利故凡北朝之
臣勸用兵者乃自爲計非爲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
所在遂罷兵三人歎其言以爲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

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
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爲然先生又曰前輩讀書例
皆如此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卽腐儒且
武帝時嚴安上疏諫用兵其畧云今徇南夷朝夜郎深
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
策也鄭公之言其源蓋出於此

茗溪漁隱曰余讀萊公神道碑云公及雷陽吏以圖經
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凡十里公恍然悟曰我
少時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乃今日意爾人

生得喪豈偶然邪青箱雜記以爲萊公少時作此句遂
兆晚年之讖復齋漫錄以爲非是乃萊公效于武陵詩
過楚水千里到秦山萬重三書所云徒爲紛紛當以碑
言爲正也

蔡寬夫詩話云萊公自永興被召魏野以詩送之曰好
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王文正從東封回野
亦寄以絕句云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文
正袖此詩求退遂得謝萊公晚歲南遷世多言文正見
幾知止萊公不能用野言蓋志士仁人亦各有志觀萊

公末年所爲豈愧文正之退哉山人處士其言不得不如此或用或不用各係其人要之不溺於富貴與貪得則一也野有子亦有父風宋景文嘗贈以詩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少微星人多稱頌之

茗溪漁隱曰余讀仁宗政要云章聖旣倦政而丁謂迎合太后之意有臨朝之謀寇準便殿請對言太子睿德天縱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何不協天人之係望講社稷之丕謨引登大明敷照重霄若丁謂恃才而挾姦曹利用持權而使氣皆不可輔幼主恐亂陛下家事因俯

伏嗚咽流涕真宗命中人掖起慰諭之謂之黨以急變聞飛不軌之語以中準坐是罷相乾興元年二月貶雷州司戶參軍

迂叟詩話云王太尉旦從車駕過陝魏野貽詩曰昔時宰相年年替君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如今好伴赤松遊王袖其詩以呈上累表請退上不許茗溪漁隱曰余按三朝正史云旦登柄用十八年爲相僅一紀素羸病又以名位太重憂畏不自安連歲拜章求解上素重其德望聞其引退甚不樂優詔褒答繼以面諭

且一日獨對滋福殿令左右扶掖而升復求遜位上觀其瘦瘁憫然許之則迂叟詩話以爲上不許蓋誤矣其蔡寬夫詩話云遂得表謝此言良是

晏元獻

復齋漫錄云元微之詩葉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浴殿曉聞天語後步廊騎馬笑相隨注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對歇於此故元獻和宋子京召還學士院有云網索軒窓邃巒坡羽衛重鷁舟還下瀨星使出飛龍賦待三英集詞須五吏供會看邊燧息橫需紫泥

封者爲此也

復齋漫錄云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採之元獻云望斗氣沉龍已化置芻人去榻尤懸陶邕州云劍待張華時已晚榻延徐孺禮應疎此二聯全是龍光射斗牛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公綬云江涵帝子蜚飛閣山際真君鶴馭天不襲陳迹甚可嘉也蔡寬夫詩話云人夢中作爲詩文覺多不省設有能省者其事往往皆驗理固不可詰豈禍福將至精神自有感通者乎王元之商州詩有節及登高忽嗟歎經年憔悴

悴到京華貳車何事搔蓬鬢九日樽前見菊花之句第四句乃夢中得也初元之在掖垣忽夢賦詩御座前既覺獨記此句未幾至貶以十月到郡而菊花盛開恍然如詩話也元獻公守亳始至亦嘗夢賦詩云一年爲客未歸去笑殺城東桃李花初莫省謂何已而因春出遊則州之園館皆在城東公留亳踰年而後移睢陽無不合者元之自從班謫散秩先爲之兆固宜矣若元獻但日月淹速之間亦有預告之者則世間萬事何嘗不有定數邪

復齋漫錄云元獻早入政府迨出鎮皆近畿名藩未嘗遠去王室自南都移陳畱離席官奴有歌千里傷行客之辭公怒曰予平生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傷行客也若溪漁隱曰昭陵緒臣傳云天聖三年殊爲樞密副使坐以笏擊折從者齒出知宣州後數日改應天府召拜御史中丞除參知政事罷知江寧府未行改亳州徙陳州慶歷四年罷集賢殿大學士同平章事出知潁州徙陳州復徙應天府未赴任改許州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蔡寬夫云公留亳踰年

而後移睢陽復齋云自南都移陳皆與本傳不合復齋
又載公曰予平生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然永興軍
乃長安也去王畿千有餘里則二書所言並誤矣
復齋漫錄云唐人詩有意效承平無功答盛明灰心緣
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泰恩屯命轉輕梅鹽非據
議蔡藿是平生白日長垂照青蠅謾發聲嵩陽舊田地
終擬自歸耕中書後堂北軒西壁有題灰心霜鬢之句
者驗其筆蹟舊相李公迪之書也李入相時邊兵未動
意在忍事之語元獻中書卽事詩敘其事云慘慘高槐

落淒淒餘菊寒粉墻多記墨聊爲拂塵看正爲此也若
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以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之
句是裴晉公作李文定嘗親書於中書壁間

宋子京

復齋漫錄云景文詠叔孫通云馬上成功不喜文叔孫
綿叢擅經綸諸生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王逢
原詠叔孫通作亦用此意云弟子由來學未純異時得
失亦頻頻一官所一作貨買知多少便擬先生作聖人其
用意正同今荆公集所載宋詩非也

海陽詩話卷二十一
七
茗溪漁隱曰夏文莊守安州莒公兄弟尚在布衣文莊
異待之命作落花詩莒公一聯云漢臯佩冷臨江失金
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聯云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
成半面粧余觀南史宋元帝妃徐氏無容質不見禮于
帝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粧以俟之此半面
粧所從出也若迴風舞無出處則對偶偏枯不爲佳句
殊不知乃出李賀詩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迴風
舞前輩用事必有來處又精確如此誠可法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余襄公有落花詩云金谷已空新步

障馬嵬徒見舊皮囊可亞于二宋

東觀餘論云小宋太乙宮詩瑞木千尋竦仙圖幾弔開
注云真誥以一卷爲一弔殊不知真誥所謂弔卽卷字
蓋從省文真誥音亦爾非弔字也岩虛子陳景元據真
誥以此字卽篇字亦誤

王君玉

復齋漫錄云晏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憇大明寺瞑目
徐行使侍史讀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氏終篇者
無幾又俾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

亡國廢沼尚畱名儀鳳終陳迹鳴蛙祇沸聲淒涼不可
問落日下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召至同飯飯
已又同步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牆壁
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
對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館職遂躋
侍從矣山谷南遷還至南華竹軒亦令侍史誦詩板有
一絕云不用山僧供帳迎世間無此竹風清獨拳一手
支頤卧偷眼看雲生未生稱歎不已徐視姓名曰果吾
學子葛敏修也茗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元獻不曾知

杭州復齋乃云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豫章先生傳山
谷崇寧四年卒於宜州路所紀皆誤也

漁隱叢話卷二十一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一

杜正獻

蔡寬夫詩話云正獻公以清德直道聞天下而風姿尤
 奇古年近七十髮鬢皓然無一莖黑者居相位未幾以
 歲旦請老上章得謝退居睢陽歐文忠公未顯時正獻
 推薦特厚及文忠為畱守日與公酬唱文忠有答公見
 贈卒章云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
 利名遷熙寧中文忠致政歸汝陰時正獻捐館已十有
 五年矣文忠復用前詩題其祠堂云門生今白首墓木

已蒼烟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
黃泉
茗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云慶歷四年正獻拜中書門
下平章事每內降與恩澤者積數十而面納上前上嘗
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衍封還內降吾居禁中有求
恩澤者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還也由是
僥倖者不悅出知兗州明年正旦上表曰臣年七十願
上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
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宰相賈昌朝嫉之也蔡寬夫

云正獻居相位未幾以歲旦請老不言出鎮東魯蓋闕
文也
東坡云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
外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乞奏來於是蔡除
福州孫除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
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
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罷相議者謂正獻當候明日
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
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始

終者蓋難也苕溪漁隱曰東坡所記正獻罷相事與昭陵諸臣傳不同蓋正獻在相位既沮抑恩澤疑僥倖不悅者因此譖之遂罷相則不可知諸臣傳遺之而不載故筆之

東坡云王公送行詩凡六十有六人慶歷皇祐間朝廷號稱多士光祿卿王公因掛冠歸江陵作詩紀行者多一時之傑嗚呼唐虞之際于斯爲盛非獨以見王公取友之端亦足以知朝廷得士之美也苕溪漁隱曰送行詩正獻有之句法殊高古今錄入叢話云早修天爵邀

人爵才近耆年便引年出處對揚多稱職始終操履衆推賢鑑湖賀老非陳迹荆渚朱公合比肩此去優游益吟咏枝江集外別成編

東觀餘論云高適年五十始爲詩而與李杜抗行正獻公暮年乃學草書筆勢翩翩遂逼魏晉孰謂秉燭不迫晝游哉苕溪漁隱曰正獻有和孫珪秘丞說草書云老來楷法不如初試向閑齋習草書落筆何曾見飛動彫章早已過吹噓伯英比聖功難到懷素稱狂力有餘若謂伊余堪繼踵只應緣木可求魚黃魯直蔡寬夫皆言

正獻草書之工第今無蓄之者恨不一見之
復齋漫錄云賈黯廷試第一往謝祁公公獨以生事有
無為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而謝
於公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豈以黯為不足冠乎公聞
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進退
不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官則
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不輕而道
不行耳何怪焉賈為之歎服

西湖處士

藝苑雌黃云和靖詩惟應數刻淒涼夢時曲顏肱興未
厭按論語云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孔子自謂也至如顏子簞食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不改其樂即無曲肱之說又
按南史劉之遴嘗隨車折臂周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
橫正恐陋巷無枕則此謬亦已久矣張子野過和靖隱
居詩一聯云湖山隱後家空在烟雨詞亡草自青注云
先生嘗著春草曲有滿地和烟雨之句今亡其全篇予
按楊元素本事曲有點絳唇一闕乃和靖草詞云金谷

年年亂生春色誰為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烟雨又是離
歌一闕長亭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此詞甚
工子野乃不見其全篇何也

若溪漁隱曰秦太虛和黃法曹憶梅花詩但只平穩亦
無驚人語子瞻繼之以唱首第二韻是倒字故有西湖
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亦是稱韻而已非謂太
虛此詩真能壓倒林逋也林逋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
浮動月黃昏之句古今詩人尙不曾道得到第恐未易
壓倒耳後人不細味太虛詩遂謂誠然過矣

復齋漫錄云漢臯詩話謂杜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
何遜在揚州今本傳不見揚州事遜早梅詩云荒園標
物序驚時最是梅啣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
觀花遶凌風臺朝洒長門泣夕駐臨卣杯應知早飄落
故逐上春來此詩見初學記杜詩所用非爲此也三輔
決錄云遜在揚州見官梅亂發賦四言詩人爭傳寫故
東坡詩云何遜揚州又幾年官梅詩思故依然
復齋漫錄云范蔚宗與陸抗相善自江南折梅一枝詣
長安與蔚宗并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

海陽詩話卷二十一
五
所有聊贈一枝春余見說苑記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
梁王梁王之臣韓子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
國之君者乎則知遣使折梅已具劉向說苑矣范詩出
荊州記

復齋漫錄云東坡和揚公濟梅花詩月地雲階謾一樽
玉奴終不負東昏又四時詩玉奴纖手嗅梅花南史齊
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遇薄太后
戚夫人玉嬙楊貴妃潘淑妃綠珠太后曰牛秀才遠來
誰與爲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死國除不擬負

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蓋用此而兩以兒爲奴者誤
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梅詞云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
微酸已着枝張右史集有梅花十絕後山集有梅花七
絕其無已七絕乃文潛十絕中詩但三絕不是未知竟
誰作者其間有云誰知檀萼香鬢裏已有調羹一點酸
用東坡語也茗溪漁隱曰予先君嘗秉燭賞梅有絕句
云蠟烟青繞雪培堆神女疑乘香霧來綽約仙姿明醉
眼橫斜疎影入樽罍

海陽叢書卷二十一
茗溪漁隱曰陳敏政遜齋閑覽云荆公在金陵有和徐仲文顰字韻詠梅詩二首東坡在嶺南有暎字韻詠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工非大手筆不能到也余以臨川集東坡後集細細味之顰字韻二首亦未是荆公平日得意詩其一云額黃映日明飛燕肌粉含風冷太真其一云肌冰綽約如姑射膚雪參差是玉真其餘亦別無奇特句至若東坡暎字韻三首皆擺落陳言古今人未嘗經道者三首並妙絕第二首尤奇詩云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爲骨冰作魂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參

橫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棲荒園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熱詩情溫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掛扶桑暎抱叢窺我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洒掃鳥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藥黏空樽注云嶺南珍禽有倒掛子綠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海東來非塵埃間物也又有西江月梅詞云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亦謂此耳

東臯雜錄云介甫梅花詩有額黃映日明飛燕肌粉含風冷太真後改曰肌冰綽約如姑射膚雪參差是玉真

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長
恨歌中有一人字玉真雪膚花貌參差是全用古字只
易一若爲如耳
茗溪漁隱曰古樂府云行胡從何方到國持何來瓊瑜
瑤璫五木香迷迭艾納與都梁廣志云艾納香出西國
似細艾東坡和楊公濟梅花云天教桃李作輿臺故遣
寒梅第一開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莓苔艾納
香名名芷松上莓苔也出本草及沈氏香譜又紅梅詩
云玉人頰頰固多姿頰怒色普庚切見神女賦婦人怒

則面赤

茗溪漁隱曰古樂府梅花落蘇子卿云祇言花似雪不
悟有香來王介甫詠梅云遙知不是雪惟有暗香來韓
子蒼詠梅云那知是花處但覺暗香來介甫子蒼雖襲
子卿之詩意然思益精而語益工也東坡詩云去年今
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子蒼詩只度關山魂已斷
何須疎雨溼梅花此蓋反東坡之意但爲關山斷魂却
無佳思也

東臯雜錄云陳天錫有詩云舍南舍北雪猶存山外斜

陽不到門一夜冷香清入夢野梅千樹月明村

王禹玉

復齋漫錄云嘉祐七年冬宴羣臣於羣玉殿英宗以皇子預坐在舍人待制之後岐公詩云翠輦生香容扈蹕黃金塗紙看揮毫介甫云何不言翠玉裝輿岐公改之以進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神廟時經月每夕有赤氣見西北隅如火至人定乃滅人以爲皇子生之祥故禹玉作大燕樂詞云未曉清風生殿閣經旬赤氣照乾坤未幾皇

子生大燕羣臣于集英殿

許彥周詩話云外祖父邵安簡公布衣時上平元吳策又嘗勸仁宗早立太子晚年自樞府出知越州又移知鄆州其薨也岐公作挽詞云披褐曾陳破羌策汗青猶著立儲書春風澤國吟牋落夜雨溪堂宴豆疎前輩詩不獨句語精鍊且是着題

蔡寬夫詩話云蘇參政易簡取開封府解時宋尙書白爲試官是歲狀頭登第後十年白爲翰林學士易簡亦繼召入故易簡贈白詩云天子昔取士先俾分嗤妍濟

濟俊兼秀師師鱗與鸞小子最承知同輩尋改觀甲第
叨薦名高飛便凌烟遂使拜展坐果得超神仙迄今才
七歲相接乘華軒慶歷二年歐陽文忠公爲別頭試官
王文恭公預薦至嘉祐初文忠在北門文恭亦同院仍
同知貢舉故文恭公詩有十五年前門下客最榮今日
預東堂之句座主門生同列固儒者盛事而玉堂尤天
下文學之極選國朝以來惟此二人前此所未有也
歸田錄云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
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爲小

試官凡鑾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爲古律歌詩一
百七十餘篇集爲三卷禹玉余爲校理時武成王廟所
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
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
昔時叨入武成宮會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
笑談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爲白髮翁
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召其後景
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淡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
幸繼前塵聖俞自天聖中與爲詩友余嘗贈云獨喜其

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
思溫雅而敏捷皆勅敵也前此有南省試官者多窘束
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懽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
韻衆製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吏奔走往來間以滑稽
嘲謔加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絕倒自謂一時盛
事前此未之有也

復齋漫錄云杜陽雜編言舒元興舉進士既試脂炬人
皆自將以余考之唐制如此耳故廣記云唐制舉人試
日既暮許燒燭三條韋永貽試日先畢作詩云三條燭

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
是謫仙才而舊說亦言舉人試日已晚試官權德輿於
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而舉子遂答曰八
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乃知唐制許舉子見燭三條而
本朝著令不許見燭則又甚矣

蔡寬夫詩話云禮部淡墨書榜首不知始何時或曰李
程應舉時嘗遇陰府吏於貢院前問其登第人姓名則
有李和而無程乃祈之蒼黃中用淡墨筆加王字於和
下果得第後爲相因命凡榜書人名皆用淡墨遂爲故

事此固不可考然相傳至今據此則所當書者乃登第
人姓名也范蜀公詩淡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
塵蓋得之今貢院放榜但以黃紙淡墨前書禮部貢院
四字餘皆濃墨豈流傳既久遂失其本邪

學林新編云西京記曰隋無漏寺在長安唐武德初廢
無漏寺正觀二十年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寺於
無漏寺故基以慈恩爲寺名西院浮圖高三百尺永徽
五年沙門元楚所立國人謂之雁塔唐故事進士及第
列名於慈恩寺塔因此謂之雁塔題名塔以石爲壁唐

人遊觀畱題甚多不特進士題名而已而塔屢遭火斷
石遺字猶有存者近時好事者哀其遺字作十卷鐫之
石進士題名僅存數處餘皆唐賢游觀畱題也賈公談
錄曰唐李仲侍郎知貢舉夜放榜書榜未畢而書吏得
疾暴卒遂更呼一善書吏而吏方醉磨墨鹵莽或淡或
濃一榜之字濃淡相半反致其妍遂成淡墨故事
本朝禮部貢院放榜亦以淡墨書榜首蓋循唐故事也
因此賀人及第用雁塔題名淡墨題名以爲事實若溪
漁隱曰淡墨題名二事不同未詳孰是今兩存之

撫言曰進士及第賜宴曲江狀元置司處謂之團司年最少者謂之探花郎皆唐故事也
唐書歐陽詹傳曰詹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故先達詩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世以爲榮文昌雜錄云唐慈恩題名按劉公嘉話起自進士張莒于長安慈恩寺閑遊題其姓名於塔下後書之於板遂爲故事本朝進士題名皆刻石於相國興國兩寺亦慈恩之比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舉子既放榜止云及第皆守選而後釋褐選未滿而再試判爲拔萃於吏部或就制舉而中方謂之登科韓退之所謂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蓋退之未嘗登科也自聞喜宴後始試制兩節於吏部其名始隸曹謂之關試猶今之參選關試後始稱前進士故當時詩曰短行書了屬三銓休把新銜獻必先從此便稱前進士好將春色待明年故事放榜後貢院小吏多錄新及第人姓名以獻士大夫子弟之求舉者至是始止而諸科所試皆在明年故也古今

沿革不同事之瑣末者皆史氏所不記惟時時於名輩詩話見之

復齋漫錄云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於自然非假於牽強也潘子真詩話記禹王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啟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從事禹王歎賞爲其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啟云食窮三載曾無白水之真人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爲無功非惟出於剽竊亦覺白水真人爲虛設也至若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

詩寄之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絕無斧鑿痕更覺真切

許彥周詩話云王豐父岐公之子也其詩精密人鮮知者如白髮衰天癸丹砂養地丁意脈貫串尙勝三甲六丁之語此所謂參禪中參活句也又作拄杖詩云老境得爲邱壑伴醉鄉還勝子孫扶其風味雍容如此

漁隱叢話卷二十一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二

迂叟

張文潛云冷于陂水淡于秋遠陌初窮到渡頭賴是丹青不能畫畫成應遣一生愁右行色詩故待制司馬公所作也公諱池以某年中嘗監安豐酒稅實作此詩距今若干年其孫宏知縣事刻此篇於石屬予記之惟公以文學風節爲時名臣是生丞相溫公以盛德名世以直道立朝名聞華夷功施社稷其完節美行旣載在天而下而著書立言皆足以師範來世蓋嘗評古今詩句著

詩話一卷亦載此詩以其甚工不敢以父子之嫌廢也
梅聖俞以詩名一時嘗言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
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此詩有焉

荅溪漁隱曰洛中尚齒會起於唐白樂天至本朝君實
亦居洛中遂繼爲之謂之真率會好事者寫成圖傳於
世所謂九老圖者也長慶集云會昌五年三月二十一
日履道弊居同宴胡果年八十九吉昉年八十六鄭據
年八十四劉貞年八十二盧真年八十二張渾年七十
四白居易年七十四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歲成尚齒

之會七老相顧既醉甚歡靜而思之此會甚稀秘書狄
兼謨河南尹盧真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賦詩
云七人五百七十歲拖紫紵朱垂白鬚手裏無金莫嗟
歎樽中有酒且歡娛詩吟兩句神還旺酒飲三杯氣尙
粗崑崙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疏
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
無温公集云三月二十六日作真率會伯康與君從七
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
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五歲用安之韻

招諸子西園爲會云榆錢零亂柳花飛枝上紅英漸漸
稀莫厭啣杯不虛日須知共力惜春暉真率春來頻宴
集不過東里只西家小園容易邀佳客饌具雖無已有
花會約云一序齒不序官一爲具務簡素一朝夕食不
過五味一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一酒巡無算
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逡巡無下酒時作菜羹
不禁一召客共作一簡客注可否于字下不別作簡或
因事分簡者聽一會中早起不待促一違約者每事罰
一巨觥而七人合五百一十五歲再成詩用前韻云七

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鬪雞非我事紵
衣絲髮且相暉經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
莫辭斟十分酒儘教人笑滿頭花真率會中止有七人
而九老圖像有九人不知彼二人者果何人集中不載
也

筆談云唐白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遊謂之九老洛
中士大夫至今居者多繼而爲九老之會者再矣元豐
五年文潞公守洛又爲者年會人爲一詩命畫工鄭奐
圖於妙覺寺凡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韓國公富弼年七

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年七十七司封
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議大夫致仕王尙恭年
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年七十五秘書監劉几年
七十五衛州防禦使馮行已年七十三大中大夫充天
章閣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王慎言年
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
十一大中大夫張問年七十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
張燾年七十端明殿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司馬
光年六十四茗溪漁隱曰温公集有洛陽耆英會序正

紀此事筆談以爲着年會非是
茗溪漁隱曰余讀迂書見温公自于書中或稱迂夫或
稱迂叟蓋通稱之也其釋迂云或謂迂夫曰子之言太
迂於世無益也迂夫曰子知迂之無益而不知其爲益
且大也子知迂之有益而不知其爲損亦大也子不見
夫樹木者乎樹之一年而伐之則足以給薪蘇而已二
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桷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楹十年
而伐之則足以爲棟夫以爲收功愈遠而爲利愈大乎
古之人惟其道宏大而不狹也其志邃奧而不邇也其

漁隱叢書卷二十二
四
言崇高而不卑也是以所適齟齬而或窮爲布衣貧賤
困苦以終其身然其遺風餘烈數百千年而人猶以爲
法向使其人狹道以求容邇志以取合卑言以趨功雖
當時貴爲卿相利止於其躬榮盡於其生惡得餘澤以
及後世哉如余者患不能迂而已矣迂何病哉故東坡
謝二鮮于君詩云迂叟向我言青齊歲方艱因取以爲
稱也

東臯雜記云溫公居洛陽有詩云四月清和雨乍晴南
山當戶轉分明更無柳絮隨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愛

君忠義之志概見於此

復齋漫錄云江公著初任洛陽尉久旱微雨作詩云雲
葉紛紛雨脚勻亂花柔草長精神雷車却碾前山過不
洒原頭陌上塵溫公於士人家見之借紙筆修刺謁江
且爲稱薦由此知名

茗溪漁隱曰進資治通鑑表云臣之精力已盡於此書
余觀溫公與宋次道書然後知其言之不誣也其書云
某自到洛以來崑以修資治通鑑爲事於今八年僅了
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議唐文字多托范夢得

將諸書依年月日編次爲草卷每四丈截爲一卷自課三日爲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有餘卷纔至大歷末年耳向后卷數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其費工如此蓋溫公閑居於洛凡五年故能成此書倘不爾亦未必能成也

復齋漫錄云司馬文正嘗銘范蜀公所惠布衾云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

危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智寧不其然顏樂一簞萬世師模紂居瓊室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侍讀范公淳父爲之跋曰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欲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惟于德義名利欲其清如

水而澄之不已其道直之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
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羣
書盈几終日正坐淡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
轉而覺乃起讀書益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
勉而能與二范爲心交以善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
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
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
能奮然有爲超絕古今于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
而澤被天下內之兒童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欽其德服

其名惟至誠無欲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於家
屬祖禹敘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復齋漫錄云范淳父乃伯祿之子伯祿夫人將生子夢
鄧太傅謂曰我鄧禹也來爲爾子故淳父生名曰祖禹
字夢得元豐末司馬文正易之以淳父淳父極爲文正
獎識嘗爲進論求教於公公每見有不喜之色淳父自
以每見喜於公而於此不喜疑而質於公公久而言曰
子之進論非不美也顧念世人獲甲科者絕少而子既
已在前列而復習進論求應賢良以光觀之但有貪心

耳光所不喜者非不喜子之進論也不喜子之有貪心也淳父於是焚去進論不復應賢良

呂氏童蒙訓云李君行自虔州入京師至泗上其子弟請先行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先欲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數年不可行也

文昌雜錄云司門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鍾居許昌作高菴以待司馬公累招未至菴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洛作地室隧而入以避暑故蜀公作高菴以爲戲

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起高樓更爲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庇風雨又作地室嘗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入地然而道德之尊彼亦不知顏氏子之樂也

茗溪漁隱曰塵史云王公拱辰於洛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壤室邵雍堯夫見富鄭公公問洛中新事堯夫云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富爲之大笑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呼溫公則曰老先生呼荆公則

曰金陵老先生居洛先生從之蓋十年先生於國子監之側得故營地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以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以種竹澆花等事自比晉唐間人以救其弊也獨樂園子呂直者性愚鯁故公以直名之有草屋兩間在園門側然獨樂園在洛中諸園最爲簡素人以公之故春時必遊洛中例看園子所得茶湯錢閉園日與主人平分之一日園子呂直得錢十千肩來納公問其故以衆例對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去回顧曰只端明不愛錢者十許日公

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日不受十千所創也公頗多之

茗溪漁隱曰東坡有詩云土方在田里自比涓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與元城所云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意皆誚金陵也

司馬文正日錄云翰林書待詔請春詞以立春日剪貼於禁中門帳皇帝閣六篇其一曰漠然大造與時新根着浮流一氣均萬物不須彫刻巧正如恭已布深仁皇后閣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蕙蘭薰頰緣何煩刺繡紋

漁隱叢書卷二十二
九
曾在蠶宮親織就方知縷縷盡辛勤夫人閣四篇其一
曰聖主終朝親萬機燕居專事養希夸千門永晝春岑
寂不用車前插竹枝

東臯雜錄云世傳溫公有西江月一詞今復得錦堂春
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
晚景煙霞蝶尙不知春去漫遶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后
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零官路荏苒
年華今日笙歌叢裡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算感舊
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復齋漫錄云紹聖初黜逐元祐之臣時舍人林公希作
敕榜云人材淆混莫難於品流黨與縱橫無分於勝負
章申公惇視之不悅

許彥周詩話云宣和癸卯僕游嵩山峻極中院法堂後
簷壁間有詩四句云一團茅草亂蓬蓬地燒天驀地
紅爭似滿爐煨楮慢騰騰地熱烘烘字畫極草草其
旁隸書四字云勿毀此詩寺僧指示僕曰此四字司馬
相公親書也嗟乎此言豈有感於公邪又於柱間大書
隸字云旦光頤來其上一字公兄也第三字程正叔也

又壁間題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因措足於實地則不危皆公隸書

邵康節

復齋漫錄云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故詩云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爲安樂先生其西爲甕牖讀書燕居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

然遇興則爲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則乘小車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溫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堯夫每出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對賓客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歡然相親自言若至重疾自不能支其有小疾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有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朝廷常

漁隱叢書卷二十二
十一
用大臣薦以官起之不屈及其死以著作佐郎告賜其
家邦人請易其名於朝太常考行謚之曰康節

呂氏童蒙訓云康節先居衛州共城後居洛陽有商州
太守趙郎中者康節與之有舊常往從之章惇子厚作
令商州趙厚遇之一日趙請康節與章同會章以豪俊
自許論議縱橫不知尊康節也語次因及洛中牡丹之
盛趙守因謂章曰先生洛陽人也知花爲甚詳康節因
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
而知高下者知花之次也見蓓蕾而知高下者知花之

下也如公所說乃知花之下也章默然慚服趙守因謂
章曰先生學問淵源世之師表公不惜從之學則日有
進益矣章因從先生游求傳數學先生謂章十年不仕
宦乃可學蓋不許之也若溪漁隱曰童蒙訓呂居仁作
也復齋漫錄不載姓名不知何人作也二書所記有二
十餘事全篇相同莫辨誰作然童蒙訓已鈐板行世姑
取以爲證耳

復齋漫錄云康節自言四不出所謂大寒大熱大風大
雨是也然余觀國初孔拯侍郎朝回遇雨避於坊叟之

廐下延八廳事叟烏帽紗衣逢迎甚恭因備酒饌爲待
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
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然則自孔拯侍郎時
已有四不出矣不始於康節也

邵氏聞見錄云温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買
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先君康節游嘗曰光陝
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卽鄉人也有知道學之尊當以
年德爲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書
局散步洛水之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旣

見乃温公也問其故公卽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
因雷二絕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免傳呼紫衣
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攜
筇杖着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
和云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
爲事始信人間大丈夫風背河聲近亦微斜陽淡泊隔
雲衣一雙白鷺在烟外將下沙頭却背飛

韓持國

呂氏童蒙訓云持國閑居潁昌程伯淳自洛往訪之時

海隱叢書卷二十二
范中丞純禮亦居潁昌持國作詩示二公云閉門讀易
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能忘世味綠樽紅妓
對西曛

師友談記云東坡言王實王寧見訪實韓持國之婿也
因問持國安否實寧皆曰自致政尤好飲嘗自謂人曰
吾已癯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不爾無以度日東坡
曰惟其殘年正不當爾君兄弟至親且舊願爲某傳一
語于持國可乎實寧曰諾東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
禪而雅合禪理生死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親

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卽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
諸子乃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決乎願畱一言
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
子未喻曰何也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日出
之後欲自幹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
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事也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
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生平治生今日就化可
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果自以爲殘年請二君言
于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幹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

若爲可以死時將得去者計也坡又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減節嗜慾一物不芥蒂於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肯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卽毀佛罵祖亦不害也

復齋漫錄云子華兄弟皆爲宰相其家呼爲三相公呼持國爲五相公又京師人呼爲桐木韓家蓋公家門有梧桐木取爲稱以別魏公子華歿陸農師爲挽章以紀之所謂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名上識韓家是也子華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死農師又詩云非關庚子曾占

鵬自是辰年併值龍曾子宣以亥年亥月亥日亥時生故章子厚以四亥公子呼之

東臯雜錄云子華玉汝相繼命相未幾持國拜門下侍郎甚有爰立之望其家建堂榜曰三相俄持國罷遂請老東坡聞之曰旣不成三相堂可且名爲二相公廟茗溪漁隱曰復齋漫錄稱子華兄弟皆爲宰相觀此則知其言誤矣

茗溪漁隱曰石林詩話云許昌崔象之舊第柱間有持國海棠詩濯錦江頭千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韓忠獻

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尚少故前句云爾又復齋漫錄云持國家門有梧桐木京師人呼爲桐木韓家以別魏公又韓忠獻別錄云得請鄉郡起堂於北池上以效樂天名曰醉白堂五月堂成賦詩三章其一卒章云霓裳舊舞非吾事且事醺酣石上眠自爾寢疾六月遂薨此詩爲絕筆此相州韓家也兼別錄止載忠獻歷帥中山維揚大名及守相臺不言帥蜀石林乃謂韓忠獻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俱誤矣

復齋漫錄云鄭谷蜀中海棠詩二首前一云穠艷最宜

新着雨妖嬈全在欲開時一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故錢希白海棠詩云子美無情甚郎官着意頻歐公以鄭詩爲格卑近世陳去非常用鄭意賦海棠云海棠默默要詩催日暮紫綿無數開欲識此花奇絕處明朝有雨試重來雖本鄭意便覺才力相去不侔矣山谷亦有紫綿揉色海棠開之句

復齋漫錄云仁宗朝張冕學士賦蜀中海棠詩姚立取以載之海棠記中云山木瓜開千顆顆水林擒發一攢攢注云大約木瓜林擒花初發皆與海棠相類若冕言

則江西人正謂棠梨花耳惟紫綿色者始謂之海棠按姚立記云其花五出初極紅如胭脂點點然及開則漸成纈暈至落則若宿粧淡粉審此則似木瓜林擒二花者非真海棠明矣晏元獻云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白海棠花然則元獻亦與張冕同意邪

茗溪漁隱曰閩中漕宇修真堂下海棠極盛三面共二十四叢長條脩幹頃所未見每春着花真錦繡段其間有如紫綿揉色者亦有不如此者蓋其種類不同不可一概論也至其花落則皆若宿粧淡粉矣余三春對此

觀之至熟大率富沙多此官舍人家往往皆種之並是帶子海棠正與蜀中者相似斯可貴耳今江浙間別有一種柔枝長蒂顏色淺紅垂英向下如日薦者謂之垂絲海棠全與此不相類蓋強名之耳

復齋漫錄云元祐中丞相韓王汝帥長安修石橋督責甚急民急於應期限率皆磨石碑以代之前人之碑用是盡失議者謂是石刻之一厄會也

茗溪漁隱曰予舊嘗記一小說云王溥嘗薦向拱討鳳翔有功拱後鎮京兆思有以報溥詢其所欲溥曰長安

漁隱叢書卷二十二
故都碑篆高文願悉見之拱至分遣吏督匠摹打深林
邃谷無不詣之凡得石本三千餘以獻溥命善書者分
隸爲琬琰集一百卷富拱之訪求石碑或蹊田害稼村
民深以爲害鑿鑿其文字或爲柱礎帛砧畧盡亦金石
刻之屯會也然則長安石刻旣經此二事諒所存者亦
少矣好古博雅之君子莫不歎息於斯焉又金石錄云
唐何進滔德政碑進滔事迹固無足取而柳公權書法
爲世模楷此碑尤爲雄偉致和中大名尹建言磨去舊
文別刊新製好古者爲之歎惜今鄱陽有此板本乃再

刊者失真爲多但尙有典型耳

漁隱叢話卷二十三終

漁隱叢話卷二十三

六一居士

東坡云大川雖有神淫祀亦其俗石馬繫祠門山鴉噪
 叢木潭潭村鼓隔溪聞楚巫歌舞送迎神畫船百丈山
 前路上灘下峽長來去江水東流不暫停黃牛千古長
 如故峽上侵天起青嶂崕崩路絕無由上黃牛不下江
 頭飲行人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
 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見黃牛滯客舟右文忠公為
 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于公云昔

海隱齋詩卷二十三
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
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
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上
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
閣乃爾異禮邪旣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
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
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
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鑿
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

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
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
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
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况其大者公旣爲神所禮而猶
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可回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爲
錄之

六一居士傳云居士初謫滁州自號醉翁旣老而衰且
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
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

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
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
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
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
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
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耳
茗溪漁隱曰石林詩話云歐公一日被酒語其子斐云
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爲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
太白不能爲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

惟吾能之也近觀本朝名臣傳乃云歐陽修爲詩謂人
曰廬山高惟韓愈可及琵琶前引韓愈不可及杜甫可
及後引李白可及杜甫不可及其自負如此則與石林
所紀全不同琵琶引卽明妃曲也此三詩並錄於此廬
山高贈同年劉凝之歸南康其詩云廬山高哉幾千仞
兮根盤幾百里巖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
爲揚瀾左蠡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
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雲霄之晦靄下壓后土之
鴻龐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磴千岩萬壑響

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耳六月飛雪洒
石缸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今吾常惡其學幻而言咙
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鼓杳靄羅幡幢幽
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
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厖羨君買田築室
老其下插秧盈疇今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
坐卧常對乎軒窓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玕
策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
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硯何由降丈夫

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明妃曲和王
介甫作其一云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甘草美
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
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琵
却手琵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却傳
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
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
能斷腸其二云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
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于

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尙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
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洒向枝上花狂風日暮
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余
觀介甫明妃曲二首辭格超逸誠不下永叔不可遺也
因附益之其一云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脚垂
低回顧影無顏色尙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却怪丹青手
入眼平生未會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着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
只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羶城莫相憶

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其二云君
妃出嫁與胡兒羶車百輛皆胡姬含情欲語獨無處傳
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
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
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塚已蕪沒尙有哀絃留至今
復齋漫錄云文忠詩小雨斑斑作燕泥東坡詩小雨斑
斑亦作泥山谷六言詩潤花小雨斑斑
藝苑雌黃云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云平山欄檻
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或以謂

永叔短視故云山色有無中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
其事云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沒孤鴻認
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中非煙雨不能然
也

茗溪漁隱曰歐公云身行南雁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
愁汪彥章云路行歸雁不到處家在長江欲盡頭彥章
雖體歐公詩然終不及歐之自在也

蔡寬夫詩話云文忠與趙康靖公概同在政府相得歡
甚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

日單車特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飲踰月日於汝
陰縱游而後返前輩桂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
文忠嘗賦詩云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
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
病猶堪嚼一鍾已勝山陰空輿盡且留歸駕爲從容因
勝其游從之地爲會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
果行而薨兩公名節固師表天下而風流襟義又如此
誠可以激薄俗也

茗溪漁隱曰歐公作詩蓋欲自出胷臆不肯蹈襲前人

亦其才高故不見牽強之迹耳如六月十四夜飛蓋橋
玩月云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浪止始見天
水性澄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映乃于其兩間皎皎挂寒
鏡餘輝所照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
而我于此時翛然發孤詠紛昏忻洗滌俯仰恣涵泳人
心曠而閑月色高愈迥惟恐清夜闌時時瞻斗柄
塵史云文忠早朝詩云月在蒼龍闕角西甚為美句然
予按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玄武東曰青龍西曰白
虎今歐之詩意蓋以當前門闕狀蒼龍故云月在西也

不用漢闕也

夷白堂小集云中秋夜待月詩和者數人趙承之一聯
云古來此景難經歲今夜誰家不倚樓孫平父一聯云
坐待銀盤生海底俄驚金餅上雲頭尤為佳也茗溪漁
隱曰余評前一聯自在語意俱到後一聯用銀盤金餅
止是詠月何獨中秋吾無取焉

茗溪漁隱曰古人賦中秋詩例皆詠月而已少有著題
者惟王元之云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蘇子瞻云暮
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

月明年何處看蓋庶幾焉如杜子美劉夢得皆有八月十五夜詩祇是詠月然亦佳句也子美云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路遠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夢得云天將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淨秋澄萬里清星辰讓光彩風露發晶英能變人間世儵然是玉京

茗溪漁隱曰永叔喜雪云常聞老農語一臘見三白是為豐年候占驗勝著策三白事古人不會用自永叔始遂為故實如鮑欽止雪霽云三白歲可期一飽分已定

呂居仁雪詩云看取一年三白喜歡共入新年皆本此也

劉貢甫詩話云永叔與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為不工而謂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為勝未知真得韓意否也永叔云知聖俞詩者莫如修嘗問聖俞平生所得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稱賞蓋知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詩得無似此乎

復齋漫錄云退之喜雪獻裴尚書詩喜深將策試驚密

仰簷窺又云氣嚴當酒暖酒密聽窻知荆公全用以爲
一聯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窻知

法藏碎金云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
出予之所居有迎春花桃花因閑觀之二花多五出亦
有六七出者百中之一耳譬如千萬人中或有一人生
六指物理如此不足怪莊子云枝指是也萬一有反常
之事固當無執定之理

藝苑雌黃云南史張融作海賦成示顧凱之凱之曰此
賦實超元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因命筆益之云漉沙成

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東坡雪詩押鹽字一
聯漁蓑句好真堪畫柳絮才高不道鹽學者徒知柳絮
撒鹽用謝安故事殊不知不道鹽三字亦有來處也
茗溪漁隱曰魯直雪詩試尋高處望雙闕佳氣葱葱寒
妥貼洪覺範雪詩一川秀色浩凌亂萬樹無聲寒妥貼
二詩當以覺範爲優句意俱工

六一居士云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絕而非
名花昔樂天有感于二物矣是孰尸其賦予邪然斯二
者惟一不兼萬物之美故各得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

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余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
爲牡丹作記君謨閩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昔
人嘗有感於二物而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
其所以然而附君謨譜之末焉

藝苑雌黃云羅隱牡丹詩云自從韓令功成後辜負穠
華過一春余考之唐元和中韓弘罷宣武節制始至長
安私第有花命斵去曰吾豈效兒女輩耶當時爲牡丹
包羞之不暇故隱有辜負穠華之語

復齋漫錄云東坡雨中明慶賞牡丹云霏霏雨霧作清

妍爍爍明燈照欲燃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未忍著酥
煎又云千花與百草共盡無妍鄙未忍汗泥沙牛酥煎
落盡孟蜀時兵部尙書李昊每將牡丹花數枝分遺朋
友以牛酥同贈且曰俟花彫謝卽以酥煎食之無棄穠
艷其風流貴重如此

東坡云揚州芍藥爲天下冠蔡繁卿爲守始作萬花會
用花十餘萬株旣殘諸園又更因緣爲姦民大病之余
始至問民疾苦以此爲首遂罷之花本洛陽故事亦必
爲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爲留守始置驛貢洛

陽花識者鄙之此官妾愛君之道也故次韻林子中春日見寄詩云爲報年來殺風景連江夢雨不知春以此也

東臯雜錄云韓魏公守維揚王荆公王岐公爲幕客公愛重之方春作芍藥會有四枝正紫重跗累萼中有金蕊遶之號腰金紫每歲不過一二公召二幕賞之尙少一客俄報陳太博入境秀公也卽召之後皆爲宰相故荆公作魏公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輜

復齋漫錄云東坡言古今七言偉麗之句永叔一聯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上句取李太白長波瀉萬古之句東坡一聯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上句取杜子美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之句也

茗溪漁隱曰永叔有句云黃栗留鳴桑椹美紫櫻桃熟麥風涼先君有句云含桃紅紫鶯聲老宿麥青黃燕子飛皆初夏詩也

本朝名臣傳云初仁宗以唐書淺陋命官刊修在職五

年而修至分撰紀表志七年書成宰相韓琦素不悅宋
祁以所上列傳文采雕飾太過又一書出兩手詔修看
詳改歸一體修受命歎曰宋公於我前輩人所見不同
詎能盡如己意遂不易一字又故事修書進御惟書官
崇者是時祁守鄭州修位在上修曰宋公於此日久功
深吾可掩其長哉遂各列其姓名宋庠聞而喜曰自昔
文人相凌掩斯事古未有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舊唐史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
頗易得人思傲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

但傲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新史易其語云比
爵賞稍易人心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否非遽
亂但人有覬心亂由是生不若舊史詞暢而理順也

桐江詩話云永叔作韓忠獻畫錦堂記開石了以碑本
寄張安道安道嗟歎久之云惜乎不先寄老夫使此記
遂有小類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兩句中可去一字不
然以武康之節來治相又不然以武康節來治于相
本朝名臣傳云歐陽公知開封府丞包拯政猛之後一
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拯之政勵修者答曰凡人材性

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
逮吾亦任吾所長爾聞者服其言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歐陽公坐擅止青苗錢特放罪上
表謝曰敢不戒小人之遂非思君子之改過
許彥周詩話云會老堂口號曰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
明月兩閑人初謂清風明月古今通用語後讀南史謝
譔傳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文忠
公文章固優辭亦精緻如此

漁隱叢話卷二十三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四

梅都官

藝苑雌黃云河豚新附本草云味甘温無毒日華子云
有毒予按倦游雜錄云河豚魚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
必死暮春柳花飛此魚大肥江淮人以為時珍更相贈
遺鱠其肉雜蕪蒿荻芽瀰而為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
歲有被毒而死者然南人嗜之不已故聖俞詩春洲生
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此時貴不數魚蝦而其後又
云炮煎苟失所轉喉為莫邪則其毒可知本草以為無

海防叢書卷二十四
毒蓋誤矣及觀張文潛明道雜志則又云河豚水族之
奇味世傳以為有毒能殺人余守丹陽及宣城見土人
戶食之其烹煮亦無法但用萹蒿荻芽菘菜三物而未
嘗見死者若以為土人習之故不傷蘇子瞻蜀人守揚
州晁無咎濟南人作倅每日食之了無所覺南人云魚
無類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大毒河豚備此四
者故人畏之而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斑
子云能毒人土人亦不甚捕也子瞻在資善堂嘗與人
談河豚之美者云也直那一死其美可知或云子不可

食其大纜一粟浸之經宿如彈丸人有中其毒者以水
調炒槐花末及龍腦皆可解予嘗見漁者說所以取之
之由曰河豚盛氣易怒每伏水底必設網於上故以物
就而觸之彼將奮怒而上遂為所獲吳人珍之目其腹
腴為西施乳予嘗戲作絕句云萹蒿短短荻芽肥正是
河豚欲上時甘美遠勝西子乳吳王當日未曾知雖然
甚美必甚惡河豚味之美也吳人嗜之以喪其軀西施
色之美也吳王嗜之以亡其國茲可以為來者之戒
詩說雋永云福州嶺口有蛤屬號西施舌極甘脆其出

時天氣正熱不可致遠呂居仁有詩云海上凡魚不識
名百千生命一杯羹無端更號西施舌重與兒曹起妄
情

六一居士詩話云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雪臺編而世
俗但稱鄭都官詩其詩多佳句但格不甚高予爲兒時
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
日會飲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
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
俞病卒余爲序其詩爲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

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茗溪漁隱曰歐陽永叔宛陵集序晁無咎海陵集序二
序皆論詩人之多窮余嘗愛之故茲併錄宛陵集畧云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
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
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
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
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
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海陵

集序畧云文學不足以發身春秋時士大夫顯名諸侯人稱之至今者皆有他事業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其用如穀帛藥茗而文章者特以緣飾而行之耳戰國異是一切趨合抵牾無春秋時事業矣而文學尤爲不急詩又文學之餘事至唐始盛然爲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故世稱少達而多窮自蘇李而下枚數之至唐皆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以其不足以發身而取世資又多窮如此而士或干一好焉惟恐其學之不至營度彫琢會其得意不啻如鍾鼎之獲顧他好嗜無足以易

此者雖數用以得詎病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嗚呼非誠心好之孰能困而堅往而忘返如此哉

茗溪漁隱曰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如東溪云野鳧眠岸有閑意老樹著花無醜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許雲外一聲雞春陰云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殘杜鵑云月樹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也

許彥周詩話云聖俞詩句句精鍊如焚香露蓮泣開磬清鷗邁之類宜乎爲歐陽文忠公所稱其他古體如朱

絃疏越一唱三歎讀者當以意求之
梅聖俞寵嬖曹氏作一日曲爲曹氏也若溪漁隱曰余
閱宛陵集見一日曲味其辭意乃爲南陽一娼語離而
作然則謹厚者亦復爲之邪其曲云妾家鄧侯國肯愧
邯鄲姝世本富繒綺嬌愛比明珠十五學組紉未嘗開
戶樞十六失所適姓名傾里閭十七善歌舞使君邀宴
娛自茲著樂府不得同羅敷涼溫忽荏苒屢接朝大夫
相歡不及情何異逢路衢昨日一見郎日色曾不渝結
愛從此篤暫隔尤恐疎如何遂從宦去涉千里途郎跨

青驄馬妾乘白雪駒送郎郎未遠別妾妾仍孤不如水
中鱗雙雙依綠蒲不如雲間鷓兩兩下平湖魚鳥尙有
託妾今誰與俱去去約春華終朝怨日餘一心思杏子
便擬見梅花梅花幾時吐頻招關干數東風若見郎重
爲歌金縷

若溪漁隱曰聖俞云南嶺禽過北嶺叫高田水入低田
流魯直云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却喚雨鳩歸詩意皆
相類然魯直造語有工優於聖俞

蘇子美

茗溪漁隱曰元次山集自釋云帶笭箬而畫船注云上
郎丁下桑荒切竹器也故唐書音訓云讀作郎桑見結
本集音訓又音上力丁切下息拯切取魚籠也蓋有平
仄兩音自釋又云能帶笭箬全獨保生能學聲五交齧切
保宗全家聲也如此漫乎非邪其語雖協韻然廣韻集
韻于庚清青三韻中不收此箬字並于上聲迥字韻中
收之蘇子美松江長橋觀漁詩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
時聞魚鯨腥我實宦游無况者擬來隨爾帶笭箬黃魯
直雨晴過石塘詩長虹垂地若篆字晴岫插天如畫屏

耕夫荷鋤解襪襍漁父晒網投笭箬秦少游德清道中
還寄子瞻詩叢薄開羅帳淪漪寫鏡屏疎籬窺窈窕支
港泛笭箬皆于青字韻中押真誤也

復齋漫錄云子美詩云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
分金呂吉甫詩魚出清波庖膾玉菊含寒露酒浮金呂
勝千蘇葢人客兩字雖無亦可

茗溪漁隱曰吳江長橋詩世稱三聯子美云雲頭灑灑
開金餅水面沉沉卧綵虹楊次公云八十丈虹晴卧影
一千頃碧玉無瑕鄭毅夫云插天蟠螭玉腰濶跨海鯨

鯢金背高永叔謂子美此句雄偉余謂次公毅夫兩聯粗豪較以子美之句二公殊少蘊藉也

山谷云二蘇送梁子熙聯句云大榮大辱能生死人叔才

才二物不並以撓厥直子美之子病悶腸如車輪叔才

勞憂到母飢寒著身子美世俗鹵莽輒置莫親叔才文

彩光艷伏不得伸子美悽吟哀號酸入四鄰叔才夜計

破午若燕作秦子美腹憤軋軋胷奇陳陳叔才淮國晚

嶺吳渠春津子美去謝夙蘊歸逢故辛子美雌火在丑

刮鑿遯屯叔才駕風鞭霆以脫凡鱗子美景祐元年仲

春子美于蜀紋紙上楷寫字極端勁可愛叔才蓋才翁舊字此篇不見于家集略計雄文妙墨流落人間者必千數百紙二蘇文章豪健痛快如此潘陸不足吞也

復齋漫錄云田家汨汨水流渾一樹高花明遠村雲意不知殘照好却將微雨送黃昏鄭毅夫詩也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蘇子美詩也第二句相類然皆清絕可愛

石曼卿

六一居士詩話云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

海隱齋詩卷二十一
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草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爲世所好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爲余草書其籌筆驛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爲三絕真余家寶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神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騾去如飛後又云降于亳州一舉子家欲呼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記舉子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神仙鬼怪事不可知然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也

括異志云慶歷中有朝士將曉赴朝見美女三十餘人靚粧麗服兩兩並馬而行丁度觀文按轡於其後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姬之衆邪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俄聞丁卒

茗溪漁隱曰東坡言世傳王迥子高與仙人周瑤英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澹

疎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
爽靈無復白日乘雲駟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
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來誰
使令皎如明月入窓櫺忽然而去不可執寒衾虛幌風
泠泠仙宮洞房本不扁夢中同躡鳳凰翎徑度萬里如
奔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遶樓飛步高
竚岍仙風鏘然韻流鈴遽遽雲開如酒醒芳卿寄謝空
丁寧一朝覆水不返瓶羅巾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
葉零世間羅綺紛羶腥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

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蝗螟從渠一念三
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東坡此詩最爲流麗故秦太虛
與東坡簡云素紙一軸敢冀醉後揮掃近文并芙蓉城
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

許彥周詩話云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
李娃行云髻鬟峩峩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
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
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
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疎星便是神仙風

度

漁隱叢話卷二十四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五

半山老人

復齋漫錄云西清詩話荆公賞花釣魚詩披香殿上留
 珠輦太液池邊送玉杯都下人以公用柳耆卿太液波
 翻披香簾捲之句余讀唐上官儀初春詩云步軍出披
 香清歌臨太液乃知荆公取儀詩豈謂柳詞邪庾信暮
 春詩云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長安有宜
 春宮此又以宜春對披香矣

六朝事迹云半山報寧禪寺荆公故宅也其地名白塘

舊以地卑積水爲患自荆公卜居乃鑿渠決水以通城
河元豐七年公病愈乃請以宅爲寺因賜寺額由城東
門至蔣山此半道也故今亦名半山寺陳軒金陵集載
荆公半山詩凡十五首茗溪漁隱曰山谷稱荆公爲半
山老人故跋胡笳集句云湓城王寅擬半山老人集句
胡笳十八拍是也

蔡寬夫詩話云荆公嘗云詩家病使事太多蓋皆取其
與題合者類之如此乃是編事雖工何益若能自出己
意借事以相發明情態畢出則用事雖多亦何所妨故

公詩如董生只爲公羊感豈肯捐書一語真枯槁俯仰
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之類皆意與本題不類此真
所謂使事也

復齋漫錄云荆公詩靜憇鳩鳴午荒尊犬吠昏學者謂
公取唐詩一鳩鳴午寂雙燕語春愁之句余嘗見東坡
手寫此詩乃是靜憇雞鳴午讀者疑之蓋不知取唐詩
楓林社日鼓茆屋午時雞

陳子高云庚辰三月十日與關聖淵陳明信集太平寺
明信誦介甫三品石句以爲介甫善論古今如國亡今

日頑無耻自謂當年不與謀後之詩人不復措詞矣聖
淵云介甫但是融化石筍行舊語且陳亡江總輩皆北
面讎仇豈如此石之耐久邪聖淵及余作詩以反介甫
明信終守已說爭論紛然日暮罷去詩竟不就後十四
年當癸巳寒食重尋昔游羣石巉然固在聖淵明信死
已久矣茗溪漁隱日子高三品石詩云臨春結綺今何
在屹立巉巉終不改可憐江總負君恩白頭仍作北朝
臣此反介甫詩意也

茗溪漁隱曰謎字自鮑照始以字體解釋爲之井字謎

云二形一體四支八頭四八二八飛泉仰流乾之一九
從立無偶坤之二六宛然雙宿故介甫用字謎云一月
又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一
家有六口兩口不團圓

藝苑雌黃云予頃與荆南同官江朝宗論文江云前輩
爲文皆有所本如介甫虎圖詩語極遒健其間有神閑
意定始一掃之句爲此只是平常語無出處後讀莊子
宋元君畫圖有一史後至僮儻然不趨受揖下立因之
舍解衣盤礴羸君曰是真畫者也郭象注內足者神閑

而意定乃知介甫實用此語也又言杜陵有王十五閣
會詩病身虛俊味何幸飲兒童俊味亦有來處本草葫
注中云此物煮爲羹臙極俊美除風破冷足爲饌中之
俊又言韓退之義魚詩駢首類同條駢首雖是常語然
考之周易貫魚以宮人寵王弼注貫魚謂五陰駢頭相
次似貫魚也退之蓋取此又杜詩贈李校書衆中每一
見使我潛動魄按文選江淹雜體詩序云蛾眉詎同貌
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則動魄之說杜
亦有所本也

元城先生語錄云僕嘗問先生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
先生曰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
治天下至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不振當
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至神廟卽位富於
春秋天姿絕人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
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
政從官有識者不敢承當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
之以激切奮怒之言發動上心遂以前朝爲不治之朝
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

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等尙不能回何況臺諫侍從州縣乎祇增其勢耳雖天下之人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有八字吾友宜記之僕因問八字曰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已無少許點滯言者雖欲誣之人主不信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古今不可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
以生死禍福恐之而回此老實不可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新法所以必行也故得君之初與主上若朋友一

言不合已意則面折之反覆詰難使人主伏辨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大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熙寧之初比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介甫初爲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蘇軾爲開封試官策問進士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介甫見之不悅軾弟轍辭條例司言青苗不便介甫尤怒乃定制策登科者不得與館職皆送審官與合人差遣以軾轍兄弟故

也

龜山語錄云或謂荆公晚年詩多有譏誚神廟處若下注脚儘做得謫訕宗廟他日亦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是循一箇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箋注人詩文陷人以謫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他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如今日所罪謫訕

宗廟毀謫朝政者自是不是先王之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人規諫至如舜求言乃立謫木是真欲人之謫已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蓋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在己者有所未至故雖小人怨詈亦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刪過皆可以爲後王法今其所言譏誚時君者幾半不知當時遭謫訕之罪者幾人矣禁止謫訕自出於後世無道之君不是美事何足爲法復齋漫錄云荆公既排退之後而喜揚雄故著說以明劇秦非雄所作又爲詩以辨之曰豈嘗知符命何苦自

海陰書言卷二十一
六
投閣長安諸愚儒操行自爲薄謗謂出異已傳載因疎
畧孟軻勸伐燕伊尹干說亳扣馬觸兵鋒食牛要祿爵
史官蔽多聞自古喜穿鑿蓋以投閣劇秦等事比伊尹
干湯伯夷扣馬百里奚飯牛爲不足信也人之嗜好一
有所惑如此然其後又作絕句以詠雄云他年未免投
天閣虛爲新都著劇秦又古詩云歲晚天祿閣強顏爲
劇秦者何邪

藝苑雌黃云僧惠洪冷齋夜話載介甫詩云春殘葉密
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多字當作親世俗傳寫之誤

洪之意蓋欲以少對密以疎對親予作荆南教官與江
朝宗滙者同僚偶論及此江云惠洪多妄誕殊不曉古
人詩格此一聯以密字對疎字以多字對少字正交股
用之所謂蹉對法也

復齋漫錄云荆公詩日高青女尙橫陳橫陳事見相如
賦及楞嚴經云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云至
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
玉女主天霜雪荆公以青女爲霜於理未當杜子美秋
野詩云飛霜任青女乃爲盡理梁昭明博山香爐賦云

青女司寒紅光翳景亦皆爲霜雪神矣

許彥周詩話云荆公愛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瀉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詩云晴溝春漲綠周遭俯視紅影移漁船皆觀其影也其後云攀條弄芳畏脫脫已見黍雪盤中毛事見家語

復齋漫錄云前輩以荆公詩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同隗始詫燕臺以臺爲失史記云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然太白詩云何人爲築黃金臺然則承襲之誤其來久矣藝苑雌黃云予與鄉人翁行可同舟沂汴因談及詩行

可云介甫善下字如荒埭暗雞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驕下得挾字最好如孟子挾貴挾長之挾予謂介甫又有紫萸凌風怯蒼苔挾雨嬌陳無已有寒氣挾霜侵敗絮賓鴻將子度微明其用挾字亦與前一聯意同

茗溪漁隱曰王駕晴景云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兼無葉底花蛺蝶飛來過墻去應疑春色在鄰家此唐百家詩選中詩也余因閱荆公臨川集亦有此詩云雨來未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墻去却疑春色在鄰家百家詩選是荆公所選想愛此詩因爲改七

字使一篇語工而意足了無鑿斧之迹真削鑿手也
四六談麈云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盒
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于公意公乃自作
今見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
邱園葢五事見四句中言約而意盡衆以為不及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介甫在朝每有中使宣召及賜予
所贈之物常倍舊例陰結內侍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
振因能固上之寵上使中使二人潛察府界青苗還皆
言民便之故上堅行不疑

復齋漫錄云烏石崗距臨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吳氏居
其間故詩云不知烏石崗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鹽步
門在荆公舊居之前故詩云曲池邱墓心空折鹽步庭
闔眼欲穿臨川郡學在州治之東城隅之上其門庭之
間有池不廣而早暝不竭世傳以為王右軍墨池每當
貢士之歲或見墨汁點滴如潑出於水面則次春郡人
必有登科者荆公送和甫奉使江南詩為我聊尋逸少
池皆紀實也

復齋漫錄云陳無已詩話謂平甫以楊蟠金山詩為莊

漁隱叢書卷二十一
九
宅牙人語解量四至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
見揚州然余觀荆公金山詩前四句亦類此天末海門
橫北固烟中沙岫似西興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
祇見燈茗溪漁隱曰平甫遊金山詩云北固山連三楚
盡中濡水入九江深平甫譏楊蟠詩反自作此等語何
也

復齋漫錄云平甫年十三登滕王閣賦詩云滕王平日
好追遊高閣依然枕碧流勝地幾經興廢事夕陽偏照
古今愁城中樹密千家市天際人歸一葉舟極目烟波

吟不盡西山重疊亂雲浮時郡守張侯見而異之為啟
宴張樂于其上其後建中靖國元年其女識之於石云
平甫元豐初以交鄭俠遂廢於家作詩云三見齊王不
一言須知自古致君難紛紛齊虜誇迂濶口舌從來易
得官

復齋漫錄云劉禹錫嘉話謂唐延英殿即靈芝殿也謂
之小延英余見雲齋廣錄載平甫熙寧六年冬直宿崇
文院夢有人邀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題
其宮曰靈芝平甫有詩紀之畧云萬頃波濤木葉飛笙

海隱詩話卷二十一
十一
簫宮殿號靈芝則靈芝之號不特世間也余又觀平甫
女名茂者石刻云曾子固舊有夢紀以述其事然子固
之文世竟無蓄之者

東皇雜錄云荆公在鍾山興國寺見一尼入寺使蔡天
啟集句嘲之云不住薰爐換好香爲他人作嫁衣裳因
過竹院逢僧話始覺空門氣味長又集句咏百行池魚
云門前流水清粼粼赤鯉騰出如有神君欲釣魚須遠
去慎勿近前丞相嗔

許彥周詩話云鍾山有一詩云當年睥睨此山阿欲戀

紅樓貯綺羅今日重來無一字却騎羸馬下坡陀此王
雱詩雱訐直不爲荆公所喜然此詩實可傳也

賀方回

復齋漫錄云方回辭有雁後歸云巧剪合歡羅勝子釵
頭春意翩翩艷歌淺笑拜嫣然願郎宜此酒行樂駐華
年未至文園多病客幽襟悽斷堪憐舊游夢掛碧雲邊
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過焉人日席
上作也腔本臨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
雁後歸云唐劉餗傳記云隋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曰

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及云人歸落雁後
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無虛士

漁隱叢話卷二十五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六

東坡一

東坡云余在穎州夢至一官居人物與俗無異而山川
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
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為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
趙令疇德麟者曰何為問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附
庸也杜子美詩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
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茆屋
送老白雲邊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嘗

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草木鮮叢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送范景仁游洛中詩蘚書標洞府松蓋偃天壇注云歐陽永叔嘗游嵩山日暮於絕壁上見苔蘚成文云神清之洞明日復尋不見又六一居士集有戲占唐山隱者詩我昔曾爲洛陽客偶向岩前坐盤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瑣樓臺蓋紀此事余謂二公人物文章俱爲天下第一自是神仙中人應居紫府閩苑固宜所夢所見之異也

苕溪漁隱曰子由作子瞻墓誌云公謫黃州幅巾芒屨與田夫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元城先生語錄云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邁峻惟已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

苕溪漁隱曰余觀子瞻墓誌云元祐二年君實方議改

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
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
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君實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
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
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
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
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某昔聞公道
其詳豈今日作相不容某盡言邪君實笑而止公知言
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會其病卒乃已

藝苑雌黃云東坡端午帖子皇帝閣云微涼生殿閣習
習滿皇都試問吾民愠南風爲解無原其意蓋欲聖君
推南風之德以及於黎庶也唐文宗與柳公權聯句東
坡以爲公權有美而無箴因續四句其作端午帖子用
此意也然洪駒父謂公權已含箴規之意雖不必續可
也故呂氏家塾廣記云說者謂公權有諷諫之意以文
宗樂廣廈之涼而不知路有暎死也此語良是觀公權
嘗以筆諫蓋造次不忘納君於善者豈於此而無箴邪
又陳輔之以殿桷生餘涼此兩字有功於修辭予謂輔

之此語無甚意義今世所傳多只用公權舊語故東坡
詩微涼生殿閣習習滿皇都又云卧聞疎滴梧桐雨獨
咏微涼殿閣風不聞有殿桷餘涼之說

若溪漁隱曰東城所記湯泉秦州之駱谷渝州之陳氏
山居與秦君之所賦東坡及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後謫
居惠州游白水山佛迹岩浴於湯泉共有其八矣余之
所見新安之黃山閩中之劍浦亦有其二矣第湯泉多
作硫黃氣浴之則襲人肌膚惟驪山是礪石泉李賀詩
云華清源中礪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黃山是硃砂泉

圖經云黃山舊名黟山東峰下有硃砂湯泉熱可
點茗春時卽色微紅昔人題詩云三十六峰高倚天瑤
臺金闕貯神仙嵩陽若與黃山比猶少靈砂一道泉蓋
爲是也余嘗謂湯泉其理不可致詰故東坡白水山湯
泉詩云積火焚大槐蓄油灾武庫驚燃丞相井疑浣將
軍布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鬱攸火山裂罅沸湯泉
注豈惟渴獸駭坐使癡兒怖安能長魚鼈僅可燂狐兔
山中惟木客戶外時芒屨雖無傾城浴幸免亡國汙唐
子西湯泉記云佛迹院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

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觸指以
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意山之出二泉專爲浴者計
哉或說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說水出硫黃
地中卽溫初不問南北今臨潼湯泉乃在正西而炎州
餘水未必皆熱則地性之說固已失之然以硫黃置水
中水不能溫則硫黃之論亦未爲得吾意湯泉在天地
間自爲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有待然後溫也凡物各求
其類而水性尤耿介得其類則雖千萬里而伏流相通
非其類則橫絕徑過十字旁午而不相入故二泉之間

不能容尋常而炎涼特異如此蓋亦無足怪者吹氣爲
寒呵氣爲溫而同出於一口此其證也

六朝事迹云建康聖湯延禪寺隸湯山下舊有湯泉十
所今存者六唐德宗時韓滉爲浙江觀察使滉小女有
惡疾浴於湯應時而愈乃以女粧奩建精舍於湯山之
右

藝苑雌黃云吟詩喜作豪句須不畔於理方善如東坡
觀崔白驟雨圖云扶桑大繭如寶益天女織絹雲漢上
往來不遣鳳啣梭誰能鼓臂投三丈此語豪而甚工石

敏若咏雪詩有燕南雪花大于掌冰柱懸簷一千丈之
語豪則豪矣然安得爾高屋邪雖豪覺畔理或云咏雪
非敏若詩見鮑欽止夷白堂小集茗溪漁隱曰東坡集
載此詩是題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故云往來不
遣鳳啣梭誰能鼓臂投三丈可謂善造語能形容者也
畫品中止有李營邱驟雨圖從無崔白者兼東坡此詩
又云人間刀尺不敢裁丹青付與濠梁崔風蒲半折寒
雁起竹間的皪橫江梅乃是崔白冬景圖藝苑以爲驟
雨圖誤矣余又觀李太白北風行云燕山雪花大如席

秋浦歌云白髮三千丈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何如
秦少游秋日絕句連卷雌蜺拱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
安得萬粧相向舞酒酣聊把作纏頭此語豪而且工
復齋漫錄云送顧子敦詩人間一好漢誰是張長史舊
史張柬之爲荊州長史則天問狄仁傑曰安得一好漢
用之狄因薦柬之新史易好漢爲奇男子
茗溪漁隱曰余閱舊史云則天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
任使有乎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
才也溫公通鑑云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

新史云武后謂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孫之翰唐史
論斷云武氏問仁傑曰我要一好人任使並不云奇男
子復齋誤矣

東臯雜錄云顧子敦肥偉號顧屠故東坡送行詩有磨
刀向猪羊之句以戲之又尹京時與從官同集慈孝寺
子敦凭几假寐東坡大書案上曰顧屠肉案同會皆大
笑又以三十錢擲案上子敦驚覺東坡曰且快片批四
兩來

復齋漫錄云內翰顧子敦身體魁偉與山谷同在館中

夏多晝寢山谷俟其耳熱熟寐卽於子敦胸腹間寫字
子敦苦之一日據案而寢旣覺曰爾亦無如我何及還
舍夫人詰其背字脫衣觀之乃山谷所題詩云綠暗紅
稀出鳳城暮雲樓閣古今情行人莫聽宮前水流盡年
光是此聲此乃市塵多用此語以文背故山谷因以爲
戲

東臯雜錄云東坡善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曰公真
有大臣體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後拜相東坡當制有
云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方而大得坤爻六二

之動又嘗謁微仲值其晝寢久之方見便坐昌陽盆畜一綠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新磨獻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微仲不悅

茗溪漁隱曰送小本禪師赴法雲云是身如浮雲安得限南北此二句乃老杜別贊上人詩中全語豈偶然用之邪題碧落洞詩云小語輒响答空山白雲驚此語全類李太白今印本誤作自雷驚不惟無意味兼與上句重疊也後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詩云浮雲時事改孤

月此心明語意高妙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也

東坡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峰俯鶻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石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新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遂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詩曰山頭孤

鶴向南飛載我南游到九嶷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
復犯龜茲

茗溪漁隱曰西清詩話云余嘗觀唐人西域記言龜茲
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雨之聲均節成音
後翻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皆龜茲至也又學林新
編云前漢地里志上郡有龜茲縣應劭注曰龜茲音邱
慈某案字書龜居達切又居求切蓋居求音鳩亦收在
鳩字韻中然則龜茲當音鳩慈而應劭音龜作邱者于
字書居求切誤調入邱音也其餘史書並音龜茲作邱

慈實應劭唱其誤耳番夷名號有它音不讀如本字故
可汗音榼寒闕氏音烟支谷蠡音祿黎狝氏音權精浩
疊音閣門番汗音盤寒允吾音鈇牙先零音銑恰冒頓
音墨特凡此皆變爲它音諸名山藏及各書亦不載者
茗溪漁隱曰後山詩話謂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
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謂
後山之言過矣子瞻佳詞最多其間傑出者如大江東
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赤壁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
青天中秋詞落日繡簾捲庭下水連空快哉亭詞乳燕

飛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初夏詞明月如霜好風如水
清景無限夜登燕子樓詞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
林表詠笛詞玉骨那愁障霧冰肌自有仙風咏梅詞東
武南城新堤固漣漪初溢宴流杯亭詞冰肌玉骨自清
涼無汗夏夜詞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別參
寥詞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秋夜詞霜降水痕收淺
碧鱗鱗露遠洲凡此十餘詞皆絕去筆墨畦徑間直造
古人不到處真可使人一唱而三歎若謂以詩爲詞是
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間有不入腔處非

盡如此後山乃比之敎坊司雷大使舞是何每况愈下
蓋其謬耳

復齋漫錄云肉芝詩序曰頃在京師有鑿井得如嬰兒
手以獻者臂指皆具膚理如生余聞之隱者曰此肉芝
也與子由烹而食之按仙傳拾遺載進士蕭靖之掘地
得物類人手肥嫩色微紅烹食之後遇異人曰嘗食仙
藥因告之曰肉芝食之者多壽何東坡忘此邪

復齋漫錄云萬松亭在關山始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
于道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云未十年而松之存者

十不及三四東坡元豐二年謫居黃州過而賦詩云十年種木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赦斧斤厄野火解憐冰雪姿爲問幾株能合抱慙慙記取角弓詩崇寧以還坡文方禁故詩碑不復見而過往題咏者不可勝紀鄱陽倪左司濤傷之以詩云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謂此也
茗溪漁隱曰柳子厚王介甫以道傍大松人多取以爲用各以詩惜之子厚意雖自謂語反成晦不若介甫語顯而意適也子厚云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

自防遂爲明所誤介甫云虬甲龍髯不可攀亭亭千尺蔭南山自嗟無地逃斤斧豈願爭明燭火間余頃過衡嶽夾道古松最盛正有此患雖嶽祠相近官不能禁也茗溪漁隱曰吾家有二畫馬乃陸遠所摹伯時舊本其一則子瞻詩龍膺豹股頭八尺奮迅不受人間羈其一則黃魯直詩西河聯作蒲萄錦目光夾鏡耳卓錫止哦此二詩雖不見畫圖當如支遁語道人憐其神俊也復齋漫錄云明皇雜錄言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又異人錄言玉花聰者以其面白故又謂之玉面花驄

故杜子美丹青引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
同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
飛霹靂茗溪漁隱曰李伯時亦嘗畫照夜白圖蔡天啟
題詩云天上房星不下來連山芻粟飽駑駘龍姿逸駕
飛騰盡賴爾毫端力挽回畧似坡云

復齋漫錄云東坡筆記謂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
嘉陵山川帝乘赤驃起三駿與諸王嬪御十數騎出飛
仙嶺下初見平陸馬皆若驚而帝馬見小橋不進正作
此狀不知三駿謂何今乃見岑參詩有衛尚書赤驃馬

歌云赤髯胡雛金剪刀平時剪出三駿高乃知唐御馬
多翦治而三駿其飾也以上皆東坡說也余讀白樂天
詩云舞衣裁兩葉馬鬣翦三花楊巨源觀打球詩云玉
勒回時露赤汗花駿分處拂紅纓嚴維作勅命賜寧王
馬詩亦有云鏡點黃金眼花開白雪駿何東坡獨忘樂
天等詩邪余又嘗見小說言開元天寶間世尙輕肥多
愛三花飾馬郭若虛家藏韓幹畫貴戚閱馬圖中有三
花馬蘇大參家有韓幹畫三花御馬晏元獻家張一畫
虢國出行圖其上亦有三花馬蓋三花馬翦駿爲三辮

耳

茗溪漁隱曰東坡題伯時畫馬云龍眠胸中有千駟議者謂譏其無德而稱余意其不然如文與可善作墨竹故和篔簹谷云料得清貧饑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豈亦是譏之邪又山谷咏伯時虎脊天馬圖亦云筆端那有此千里在胸中蓋言畫馬之妙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若輪扁之斲輪也

復齋漫錄云山谷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伯時畫天馬云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李侯

論幹獨不爾妙畫骨相遺毛皮翰林評書乃如此賤肥貴瘦渠未知蓋謂東坡嘗作孫莘老墨妙亭詩云嶧山傳刻典型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豈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意屬此也

茗溪漁隱曰山谷題伯時天育驃騎圖云明窓盤礴萬物表寫出人間真乘黃邂逅今身猶姓李可非前世江都王山谷用此事於伯時尤爲親切姓與藝皆同也江都王畫馬今猶有存者陳去非嘗跋以小詩云天上房

海山仙館叢書卷二十一
三
星空不動人間畫馬亦難逢當年筆下千金鹿此日窓
前八尺龍

塵史云古之善作詩者工用人語渾然若出於己予於
李杜見之顏延年赭白馬賦云旦刷幽燕晝秣荆越子
美驄馬行云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大白
天馬歌云雜鳴刷燕晡秣越皆出於顏賦也退之云李
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信哉

許彥周詩話云老杜作曹將軍丹青引云一洗萬古凡
馬空東坡觀吳道子畫壁詩云筆所未到氣已吞吾不

得見其畫矣斯評也二公之句各可以當之

復齋漫錄云老杜贈曹將軍霸詩云開元之中嘗引見
承恩數上黃金殿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
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
英姿颯爽來酣戰鄂公謂尉遲敬德褒公謂段志元也
故東坡贈寫真何充詩云黃冠野服山家客意欲置我
山岩中勳名將相今何在枉寫褒公與鄂公蓋用此也
鮑欽止亦作謝傳神蔡景直云馳譽丹青有古風筆端
及我未宜蒙雲臺麟閣遙相望枉寫褒公與鄂公用東

坡語尤爲無功

東觀餘論云閣中集名畫記唐志皆作韋鷗子美有韋
偃畫馬詩偃當作鷗蓋傳寫之誤曹將軍畫馬神勝形
韓丞畫馬形勝神鷗從容二人間第筆格差不及耳

漁隱叢話卷二十六終

